「敬字亭」信仰漫談

◎通識中心教授／鄒濬智

敬字亭是一種對文字崇拜活動的建築遺跡。敬字亭又稱惜字塔、惜字樓、焚字型檔塔、字型檔塔、焚紙樓、文風塔、文峰塔、敬聖亭、聖蹟亭等等，琉球地區則稱之焚字爐，用以焚燒字紙。敬字亭建築常見「過化存神」四字。「過化」，指的是字紙送到敬字亭中用火焚化。「火」，原本在宗教信仰裡即具有無比的神聖靈力，凡俗世的物質過火的焚燒轉化，即可變成神靈可以接受的形式。「存神」，指字紙過化了以後，仍存在著它的精神。人類藉由在敬字亭焚燒字紙，將人們祭惜字紙的觀念傳達上天，並祈禱上天能了解人們的敬意。

古人為何會崇拜文字甚或「有字之紙」，進而衍生出「敬字亭」文化？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由巫史文化來看，文字既起源於圖畫，亦起源於巫史。巫師在驅鬼敬神的各種儀式中，描繪各種象徵神靈鬼怪的圖像，這些連環畫式的圖畫代代相傳，有一部分演變成文字。換句話說，巫史原是文字的創造者之一，這從商代甲骨文多由協助王族占卜的「貞人」記錄下來這個行為可以窺見。早期社會，文字是巫術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巫師與另一個世界取得聯繫的一種媒介。

《說文》的序提到「倉頡之初作書（文字）」，當時「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雖然這種說法的可靠性低，但卻表達出文字發明後，對世界產生多麼驚天動地的變化。當巫術文化的符號代表圖騰、圖象，因文明的進步而逐漸淡化消失後，取而代之的是對文字崇拜的文化。從對文字具有宗教性的崇拜現象，進而宗教心理基礎褪色，轉換成是對文字本身的崇拜。因為先存在這種圖像／文字的崇敬心理，當文字寫在紙上時，古人便會珍惜「有字之紙」。

當圖象慢慢演化到線條構造的文字，在讓書寫變得容易的同時，也讓文字愈加抽象難懂，加上文字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於是解讀書寫文字就成為一項專門技藝。識字之人由於長期掌管著國家的典籍，深知國家的各項典章制度，因而備受重視，成為擁有權力的特殊階級。而國家又要「敬授人時」（《尚書・堯典》），這就如同擁有識字技藝，便具備與天地溝通的能力。於是文字又被賦予通靈的特質而受到民眾的崇拜。

其二、由佛教經典在中國的傳播來看，因造紙術與印刷發展起來之後，迷信的帝王對佛教的提倡，刺激了佛經的大量印刷。在佛教教義與經書的加持之

下，也推波了民間敬奉「有字之紙」的心理；印光大師〈普勸敬惜字紙及尊敬經書說〉就曾提到：

> 人生世間；所資以成德達才，建功立業，以及一才一藝，養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為世間至寶，能使凡者聖，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聖賢道脈，得之於千古，莫不仗字之力。使世無字，則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與禽獸無異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愛惜。竊見今人任意褻污，是直以至寶等糞土耳，能不現生折福折壽，來生無知無識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遺棄，而無形文字，更不可褻污遺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不持之躬行，則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則生為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可不哀哉。（摘自《印光法師文鈔續篇》）

從中可知文字崇拜已然結合佛教的修行與因果，因而加溫了敬奉「有字之紙」的崇拜活動。

其三、起源於四川的文昌崇拜帶動了敬字文化的普及。自元、明二代之交，道家結合四川北部地方神梓潼神與文昌帝君信仰，《明史・禮志》說：「道家謂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封號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歲以二月三日遣祭。」宋代之後，文昌信仰的崇祀已經十分成熟。伴隨戰亂，四川人民逃往中國南部福建、江西一帶，文昌信仰隨之廣而散佈。道教的經典亦搭上印刷術的熱潮，擴大了流播範圍。《文昌帝君陰騭文》就倡言「勿棄字紙」，清代社會流行的善書《惜字集》、《惜字律》也勸人「敬惜」字紙。這類善書中的惜字觀念也更得以廣泛的傳播。

又科舉制度是過去中國社會取士用人最主要的途徑，然而，功名之得失難以預測，許多求取功名的文人於是將命運交掌主管文運功名的文昌帝君，並且力行善書中的種種如「惜字」的條律，希望藉此而能更近於功名之途。《惜字集》中就有惜字與功名因果關係的說明：

> 字為世間至寶，……敬惜書字，福報甚大。宋朝王文正公之父，極其敬惜字紙。後夢孔夫子以手按其背曰。汝何惜吾字之勤也，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户。後生子之名王曾，連中三元，為名宰相。沒後諡文正公，封沂國公。後世凡科甲聯綿，子孫賢善者，悉由先生敬惜書籍，及與字紙中來。近世歐風東漸，不但普通人不知敬惜書籍字紙，即讀書儒士，亦不恭敬書籍……以故天災人禍，相繼降作，皆由褻瀆天地之至寶所致。（摘自《惜字集》）



美濃敬字亭（編輯引自高雄旅遊網）

在文昌信仰與科舉利害的雙重加持之下，惜字信仰在民眾心中獲得更進一步加強。

建築特色方面，敬字亭雖外觀與一般焚燒紙錢的金銀爐類似，但只用於焚燒書籍與有文字紙張。一般分成四角形或六角形的三層式造型，第一層為基座，用來收集焚燒字紙的灰燼，所以設有清灰口；第二層為焚燒字紙的爐口，爐口上方橫額書「敬字亭」等其他名稱，兩旁一般會書上與敬奉文字有關的對聯；第三層設置神龕，放置倉頡、文昌、孔聖等神明的牌位，又或者另於爐體旁立祭祀神位。亭頂中央為葫蘆（諧音「福祿」）造型，或作排煙口，或為裝飾，也有的做成龍首狀，亦用來排煙。早期建造之敬字亭有分為磚造、石造、磚石造。敬字亭的外層一般為磚造，內層多用卵石疊砌，並以石灰黏合；但也有用砂岩砌成的，一切取決於當地出產的建材特色。後期則多用磚砌，外層則用水泥粉光或洗石子、貼磁磚。從敬字亭的建築造型來看，其受傳統廟宇的建築風格影響很深。

焚燒儀式方面，在臺灣地區，早期設有公共團體，名曰惜字會。一年左右交班，常僱人伕，往來於街上，搜拾字紙，搬運於惜字亭內：「正月之吉，乃送而投諸海焉。奉恭祀圭星、倉頡之神位，護送字灰，放之大海，燈綵鼓樂，極一時之盛云。」原本因敬惜字紙、尊師重道而建的敬字亭，開始有祭祀的儀式，並與道教與風水之說結合後，敬字亭似乎也承擔了鎮邪避煞、扭轉風水等功用，成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產物。除了被當成焚化字紙的場所，敬字亭也因為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及實用價值而被附加更多不同的功能。

雖然現今印刷書品非常普及，紙張也不像從前難以取得，加以電子資訊發達、訊息取得更為便利，是以敬字亭的重要性已經不如以往。但透過對惜字文化以及敬字亭的瞭解，除了獲知敬惜字紙的信仰演變外，更能藉由敬字儀式與敬字亭建築特色，體會到先賢尊重知識、愛惜紙張物資的普世思想。

參考文獻：

1.張志遠《臺灣的敬字亭》，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2.陳比晴《民眾參與節慶活動需求之研究——以2003陽明山花季為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休閒管理碩士論文，2003年。
3.陳世賢主編《過化存神：聖蹟亭的故事》，臺北：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2004年。
4.詹羚葳《敬字亭的文化意涵與保存研究》，屏東：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碩士論文，2016年。
5.臺灣慣習研究會著、劉寧顏譯《臺灣慣習記事第壹》，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年。
6.蔡慧怡《臺灣惜字風俗之研究——以南部六堆客家村為例》，臺南：臺南師範學院2001年。